

前　　言

被称为“赚钱之神”的邱永汉，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之后，改弦易辙，弃儒经商，为避横祸，逃难香港。他为寻新径，飞赴日本，不想竟开始了创作生涯。他的作品风靡日本，日进百万，赢得了“赚钱之神”的美称。谁曾想“财神”舍长取短，放弃了写作而涉足股市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被股民当作“股市神仙”而顶礼膜拜。正当股市如日中天之时，他又弃股置地，越贵越买，大反常人之道，于是乎又成了赫赫有名的“地产大王”。邱永汉在地产产业呼风唤雨，大有唯我独尊之势，谁知道又一个出乎意料：邱永汉开始入主一窍不通的实业，曰：“不生不做”。他的超前意识和非凡的胆识，使他创建了庞大的邱氏商业王国。七十年代受邀返台后，他成了日进斗金的大财神，经营企业达五十多家，投资遍布世界各地。九十年代移居香港，进军内地，又梅开二度。

“赚钱之神”有赚钱的奥秘。

《邱永汉成功之道》将使你惊奇不已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弃儒经商 股市地产显神通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、报效无门 | 避难香港“搞走私” | (3) |
| 二、再赴日本 | 小说作家摘桂冠 | (27) |
| 三、股市驰骋 | 人人都道邱神仙 | (50) |
| 四、呼风唤雨 | 顾问地产显神通 | (73) |

第二章 多头经营 邱氏成为赚钱神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初办企业 | 成功失败赚心得 | (87) |
| 二、超前意识 | 企业不景心志高 | (112) |
| 三、受邀返台 | 日进斗金成财神 | (135) |
| 四、移居香港 | 进军内地二度春 | (152) |

第三章 邱永汉成功的秘诀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以诚待客 | 对企业的高度责任感 | (173) |
| 二、完善制度 | 企业经营的宗旨 | (191) |
| 三、慧眼识时 | 巧施妙计度难关 | (205) |
| 四、脱颖而出 | 竞争是企业的动力 | (219) |

第四章 老老实实做事 堂堂正正做人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胸怀磊落 | 德高才能望重 | (229) |
| 二、坦率无私 | 公正才能服人 | (245) |

- 三、不亢不卑 为人光明正大 (257)
四、不欺不诈 做事明明白白 (271)

第五章 发展企业 用人是根本

- 一、合理调配 用才因人而异 (283)
二、尊重科学 选才不拘一格 (301)
三、思想沟通 关怀他人重情意 (316)
四、真诚合作 人企得益久不衰 (335)

第一章

弃儒经商
股市地产显神通

一、报效无门 避难香港“搞走私”

邱永汉，中国台湾省台南人，一九二四年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。邱永汉原名邱炳南，邱永汉乃他步入文坛取的笔名。就象巴金、老舍那样，尽管笔名盛行，而原名却很少有人提及。

邱永汉与巴金、老舍，似乎不能相提并论。众多的读者一定是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邱永汉其人。但是，早在数十年前，邱永汉就蜚声东瀛，他的作品风靡日本、台湾、香港，总发行量早就超逾一千万册。更让人惊奇的是，投笔从商的邱永汉，对经商赚钱方面很有造诣，见解独特，被经济行界称之为财源滚滚而来的“邱财神”！

人生的机遇往往随缘而变。幼时的邱永汉并没有明确的抱负。邱永汉出身世家，但他没有世家子弟常有的纨绔之气，他勤勉读书，学业优良。父亲常常教诲儿子，书中自有黄金地。

台湾自一八九五年起沦为日本的殖民地。作为日本附庸地，奴化教育被当作统治的一大法宝。所有的中小学必须以日语作为第一语言，课文皆是以宣扬大和民族精神为主导思想。这对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来说，都是奇耻大辱。同时，那些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台湾青少年却因此熟练掌握了日语。日本是世界列强之一，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。作为台湾有头脑的人士来说，当时，可以通过日本，鄙望和借鉴世界先进的东西。

高中毕业，邱永汉如愿以偿考进日本东京帝国大学。台湾的高等教育落后，求学青年的最高愿望是留学日本，并且是在名牌大学深造。东京大学的声誉，雄居日本名牌大学之冠。能进入东京大学者，对于台湾人来说微乎其微。当地日本学界，对能入学者，也是无比羡慕的。

东京大学毕业生的去向：一是从政做官，二是做大学教授，另有少量的去大公司做高级主管。邱永汉把目标定为大学教授，他的专业是经济学。

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四十年来，整个台湾省，几乎均被日本潜化了。因此，进入东大经济学部的邱永汉并没有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。邱永汉潜心读书，他不像日本同学，陷入日本军政府挑起的太平洋战争的狂热之中。邱永汉受的是日本奴化教育，思想上受日本奴化影响很深。

战局的变化，使邱永汉做大学教授的理想已成为美丽的肥皂泡，他终于没走上授业治学之路。

也许是留学日本期间，深触痛伤，令人排挤、挖苦和嫉妒的感受吧。力求和平与自由的邱永汉，立即投笔从戎于政治生涯。

邱永汉留学东京大学的目标，是将来做大学教授。一九四五年九月，邱永汉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，直接进入了东大的大学院，这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。

战后的东大与战时的东大情况同样，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。战时的邱永汉只能做缩头乌龟，不露锋芒；战后的邱永汉，毅然地在沉默中爆发，投身于东京大学学生运动之中。

一九四六年二月，邱永汉毅然放弃东京大学，返回脱离殖民统治的故乡台湾。

邱永汉把未来的一切想象得十分美好。但是，等待他的，

将会是什么呢？

邱永汉离日返乡的动机，是对日本现状的失望。他口里虽说“日本是有希望的”，但事实上，在日本，毫无发展前途。

军人移民，仍源源不断由战胜国遣送回日本，先后有数百万之多。本来就很拮据的日本，一下子，增加了那么多的食粮布袋，因此，黑市猖獗，大米的价格高得令人咋舌。到处都是退伍军人及失业工人，暂且保住饭碗者，一个月的薪水，还不够一星期的费用。

邱永汉虽能享受到特配的食品，但也是勉强渡日。邱永汉无比怀念台湾的富裕生活。那里土地肥沃。闹饥荒，史无前例。据说，战时日本的口粮，半数是由台湾和韩国供应的。

邱永汉想：无论时局如何变化，台湾是不会饿死人的。而日本，则不然。

邱永汉异想天开地说，台湾已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获得新生，百废待兴，正需要像他们这样的海外学子尽快回台建设他们的新台湾。对此，邱永汉越来越义不容辞，真想扎翅飞回台湾故乡。

薄信一君对邱永汉弃学返乡非常遗憾。这意味着邱永汉将忍痛放弃做大学教授的夙愿，却踏入渺茫的人生行程。

“就不能再考虑吗？你是来自战胜国的留学生，盟军对你们有优待。日本新内阁对大学界，给予高度重视与保证，要勒紧腰带也要狠抓教育，这也即是讲，日本政府号召政府官员，节俭自身口粮，节衣缩食，也要照顾每一名留学东大的学生，尽最大努力，也不能让每一名学生忍饥挨饿。”

“不是吃饭的问题。”邱永汉说道：“台湾是我的故乡，我的祖国。台湾脱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，日本派遣的大批行政官员及技术人员将全部撤回日本。台湾恢复了自主权，台湾急需

要建设人才，我不能等闲视之，更不能熟视无睹。如果我视而不见，充而不闻，作为炎黄赤子，不能报效祖国，那么，我于心何忍，问心有愧啊！”

薄信一君不再劝阻，说：“若是我，也会像你一样。”

来年二月，邱永汉搭上赴台湾载遣送的日本军人及移民的船只。几十位东大的同学来东京湾码头送行。薄信一君道：“如果此去不顺，立即回来继续学业。”

邱永汉点头道：“无论前途如何，我不会忘记你们的。”

他们心里都明白，邱永汉此行，恐怕是黄鹤一去不复还。台湾急需人才，尤其企盼像邱永汉这样的名牌大学出来的高才生。台湾幸免战争，仍是富饶的地方。而日本，恐怕这个世纪都难得翻身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有谁愿意再去饱偿风霜，经受苦难的生活呢？

海上航行十分寂寞，除了船员，几乎没有其他旅客。返航时，船才载满人，这种船被称为难民船，其间的惨况，邱永汉与研究会的成员曾在码头亲睹过。人像沙丁鱼似地挤在漆黑不通风的船舱里。一位难民讲，他们两头不是人，就象踢皮球，滚来滚去，一脚踢飞，不知抛向何方。如此以来，再好的皮球，也会被踢得千疮百孔，七凌八乱的。

——可怕的战争。无论是战胜一方或战败一方，吃苦头的都是老百姓。正如《朝天子·咏喇叭》所说，无论是形势好坏与否，对于老百姓来说，都是遭殃惨重的。这首诗词，淋漓尽致地写道：“喇叭，唢呐，曲儿小腔儿大，今天吹翻了这家，明天吹翻了那家，兴百姓苦，亡百姓亡。”

海阔天空，邱永汉站在空荡荡的甲板上，浮想连翩。海风飕飕的，邱永汉一想到未来，心中便会涌出一股暖流。

渐渐地，眼帘里隐隐现出青黛色的轮廓线，那是台湾的

山。“我回来啦！我回来啦！”邱永汉尽情地欢呼，尽情地奔放，回音萦绕在台湾碧空上，充满激情。

邱永汉的眼角，垂下两行热泪。

台湾的山，照样青；台湾的水，照样绿。一切都给人祥和宁静的感觉，邱永汉顿时感情激跃，心潮澎湃。

回到家中，父亲第一句话便说：“在日本这几年，一定饿坏了吧？先吃了饭再说。”是的，邱永汉真的饿坏了，他真的狼吞虎咽，风卷云吞地吃了一顿饭。家宴十分丰盛，邱永汉的记忆中，在日本从未吃过这么可口的饭菜。事后父亲讲，从日本回来的人都这个样子。日本贫穷落后，穷困潦倒，不是他追求事业的地方。

饭后，邱永汉急不可待问亲人及家乡的近况，父亲都以“好”来答复。当问及台湾现政府时，父亲顿时哑口不谈了。

国民党政府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接收台湾省的。接收大员陈仪带来一批官员，名为建立公正清廉的地方新政府，实际上比殖民时代的官员更加暴敛无耻，野蛮霸道。

邱永汉向亲人朋友打听现政府时，他们只敢怒而不敢言，真是哑巴吃黄连呐！邱永汉联想起日本，日本虽然缺衣少食，却有相当限度的民主自由。

现状如此，邱永汉无意在政府部门任职。诚然，以东京帝国大学的牌子，邱永汉是不愁找工作的。然而，他审时度势，细细想想。他觉得还是弃学经商比较好。于是，他毅然地向日本富商纪国文左衡门学习，迈步于商海天涯之中。

纪国文左衡门是日本德川时代的富商，十八岁那年，他获悉日本江户过新年需要柑桔，纪州的柑桔既多又便宜。然而，那时，波浪汹涌，航船很少渡运。于是，他果断地募征了一批船员，冒着生命危险将柑桔运往江户，他由此而大发其财，成

为日本江户人爱戴的英雄。

邱永汉想，既然从政无门，那么我就该选择自己的道路，追求自身的人生价值观。

邱永汉学的是经济学，自然对各地的民生问题有独衷见解。

台湾盛产砂糖，战争期间，由于空袭和潜水艇的攻击，砂糖无法运往海外。大小仓库都被砂糖堆得满满的，甚至学校的操场都被利用作露天仓库，下雨时，盖上简易的防水薄膜。战时的砂糖大量积压，战后的砂糖又源源不断产出，出现了一斤砂糖的比一斤青菜还便宜的反常现象。

另一方面，日本的砂糖奇缺。战争使得日本国库空虚，战后日本将面临巨额的战争赔款。除了美国援助的救济糖，日本政府无法进口一公斤粮食，更不会购买奢侈食品——砂糖。

可日本国民又是这么的渴望吃上台湾砂糖。台湾砂糖供应日本长达百年之久，倍受日本人民无比衷爱，情由独衷。如果能把砂糖运到日本，马上就能以十倍的价格出手，赢利惊人。

悬殊的差价，又是海上禁运造成的。台湾省政府禁止船只与日本通航进行商贸。邱永汉想，这太令人费解了。当然，这吃亏的仍是日本国民；但是，对台湾以糖业为主的岛民来说，更是损失惨重。

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高额的利润必有人为之冒险。货船的目标太大，走私者普遍借用渔船。他们事先偷偷把砂糖运到海边的小渔村，天黑再装入渔船，然后再假装出海捕鱼，从缉私船的眼皮下驶向公海。

走私砂糖，毫无常规，无法想象。台湾的渔船普遍是八吨，却要装一百包砂糖，每包一百公斤，折合十吨，船员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他们躺在船舷边，激起的浪花都会涌到身上。

渔船严重超载，遇上台风，定遭危险。船主船员都是出了大价钱预先“买了命”的，即有不测，货主绝无责任。因利润丰厚，即使偶遇船毁人亡，货主仍大有赚头。

邱永汉朋友的哥哥带一帮人做走私砂糖生意，两头都有专人负责，海上风险由马崽与船主承担。这种偿试，时间短，效益大，真可谓硕果累累，大有赚头！

邱永汉为朋友的哥哥传奇经历所动，他跃跃欲试，说服父亲拿出钱来做资本。

父亲说：“别把生意看得那么简单。”

邱永汉说：“文盲都做得成的事，我就做不了么？”

父亲说：“未必。高理论，并非懂得生意经。”

父亲拿出钱，邱永汉立即采购了一批质优价廉的砂糖，偷偷运到新竹海边一个偏僻的小渔村。雇好船及船员，半夜里燃起火把，把砂糖往船舱里搬。

骤然间风急浪高，渔船剧烈摇晃，搁浅了。天渐亮，砂糖装毕，船员无论如何，船就是不走。

邱永汉犹如火上浇油，如坐针毡，为激励船员士气，他给船员赏钱。然而天亮之时，船员借口缉私队会来，跑得一个不剩。邱永汉躲避了片刻，又回到海边，唯独船骸残板，激荡在涛涛海浪中。

受损的唯邱永汉一人。

三次走私，均以失败告终。邱永汉一文不赚，成了穷光蛋。他不好意思再向父亲要钱，取消了走私砂糖的念头。

邱永汉后来被日本人敬为赚钱之神，认为他天生就是赚钱的料子。邱永汉并不这么看。他说，实践出真知，一切均在黑暗中触觉感化而成的。

走私砂糖失败，对邱永汉触动很大。为什么别人成功，我

却失败呢？是运气不好吗？那么我为什么要选择那样的天气，那样的海滩，那样的船员呢？总的说来，对于生意经，还是纸上谈兵，自己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行人，唯独暗盘经济利益，却忽略别的因素，以致造成惨重损失。

在大学里所学的高深经济理论，简直是纸上谈兵，毫无功绩可讲！

邱永汉想起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这句嘲讽读书人的话。在中国内地，“教授教授，越教越瘦”。这一方面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；另一方面，也不正是教授空有满腹经纶，而无计聊生的写照吗？邱永汉所熟悉的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，却象“山间竹笋，嘴尖皮厚腹中空”那样，无论怎样的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但是，唯有靠仅有的衣服拍卖度日，却仍然解决不了自己腹中饥肠辘辘的温饱问题。当他们一旦踏入社会流浪，想必将困境重重，苦难淋漓。

为什么就没人创立实用性的经济学呢？

十年后，邱永汉参加母校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同学会。邱永汉因获直木文学奖而成了颇具名气的作家，所以被请上台演说。台下的同窗，还有教授经济学的教授们。面对着学生师长，邱永汉毫不掩饰地道出了经济学界的真谛：

“我很感谢在著名的东大，聆听各位老师教授高尚的经济理论，但毕竟回台后，流浪香港之时，困境重重，一愁莫展。这正是由于学校教授没有提高自身赚钱意识。”

台下的教授们不由露出苦笑。

邱永汉谈他私运砂糖失败的经历，“以八吨的小渔船装载砂糖，学校并没指明如何想方设法偷渡中国海，来到日本，所以我要做纪国文左衙门的梦想破灭了。”

梦想破灭，邱永汉赋闲在家，百无聊赖。偶尔外出游览上

天宫、涌泉寺等名胜。邱永汉非常烦闷，枉有名牌大学经济学学士的招牌，的确为黔驴技穷吧！

邱永汉不得不面对现实，寻找一份适合自己学业的职业。

那个时候，一位台湾籍的政治家从内地回到台湾，他接收了日本设在台北市的商业银行，担任银行的董事长。他是学者出身的政治家，故在银行设立经济研究室。刚好，研究室主任是邱永汉在东京大学的学长，由学长推荐，邱永汉谋得研究室研究职位。

半年后，邱永汉被提为调查课课长。银行任职的一年，是邱永汉一生中唯一的受薪经历。邱永汉对受薪工作的评价是：悠然自得，井井有条，真可谓小脚太太，稳步前行。并且，这也是因循守旧，默守陈规，死搬教条的工作框框。但是，这种生活工作，很容易腐蚀抵触自我个性的锋芒，或是潜移默化，听之任之，任命由天吧！或是与之针锋相对，矛盾重重，以至无法生存赖依。后来，邱永汉说：“我是很不适宜做这种受薪阶级的生活状况。”

尽管邱永汉不愿做受人管制的受薪阶级，但他的日子还是过得十分舒服的。银行职员的收入稳定且丰厚，被世人有目共睹的“捧上了金饭碗”，别的行业的员工，对此深表遗憾而眼馋呢？！

邱永汉做上调查课长，有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，对于贪官污吏，横征暴敛的行为，极为愤慨。邱永汉年轻气盛，常常在办公室里发牢骚。据银行的职员回忆，当时，我们都怀疑邱永汉是中共派遣来的赤色分子。

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，台湾省专卖局的缉私员在街头殴打一名“犯禁”的女烟贩，女烟贩的尖喊凄哭声招来大批的市民围观，市民义愤填膺，怒骂并围攻缉私员。恼羞成怒的缉

私员竟拔枪击毙一名不平的市民。造成著名的“缉私血案”。

台湾本省人，对此已愤慨长久，纸里怎能包得住火呢？！缉私血案成为“二·二八起义”的导火线。次日，愤怒的群众捣毁了专卖局，进行游行示威，狂喊：“国民党从台湾回大陆去！”游行队伍愈来愈壮大，并转入武装暴动，台北顿然动荡不安。

国民党在台湾的军警力量相对薄弱，忙于打内战的蒋介石急速海运空运军队往台湾。起义被镇压下去，遇害起义群众有三万人之多。

二·二八事件加深了台湾本省人与国民党政府的矛盾，台湾人民力争高度民主、高度自治的愿望，不断壮大发展。

五一前夕，香港左派报纸《华商报》，刊登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告台湾同胞书。同胞书宣布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非法，号召台湾同胞脱离国民党专制统治，走向民主自治。

邱永汉亲睹了二·二八事件的前前后后，加深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仇恨。

邱永汉向银行告假，诈称回台南老家相亲。结果他去了香港，在旅社里写了一封“台湾实施民国投票”的请愿书，寄往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，要求联合国出面，实施全民投票，为稳定台湾而努力。

邱永汉回到银行，编造了一套相亲不遂意的谎话。

邱永汉的这封信，透过美联社与合众社，迅速风靡全球，名扬海内外。由于台湾国民党政府严格禁闭一切信息途径，邱永汉还不知道他的信已造成这么大的影响。台湾当局完全可以把邱永汉抓起来，正是因为信的影响太大，唯恐带来不安而没付出实施方案。

一日，邱永汉在银行翻阅报纸，看到台湾省议会议长黄朝

琴写的一篇文章：《台湾人为黄帝子孙，绝非混血儿》。文章尽管没有指出锋芒指谁，但是，却一直击中邱永汉的要害部位。

邱永汉冒出一身冷汗，顿觉天灾人祸，大难临头。因为当时台湾特务活动猖獗，不少反政府的人士不明不白就失踪。

邱永汉在台湾消声匿迹，杳无音信了！

原来，邱永汉已上黑名单，是台湾国民党政府通缉的逃犯。

邱永汉不敢回家，不敢跟亲友联系。他好不容易凑足钱，搭飞机逃离台湾。

实际上，搞政治不是邱永汉的志向所在。他写请愿书的初衷，是对国民党在台湾政权的不满与义愤。后来，邱永汉对政治敏感特别强烈而浓厚，但是，他只能望而生畏，躲避锋芒。

他一门心思写作经商。

飞机升到台湾海峡上空，后面是生他养他的台湾，前方是人地生疏的香港，邱永汉在心中默祷：“永别了台湾！愿你繁荣昌盛！”

邱永汉心想：“这生这世，回乡返故，终将泡影连连。”

他永远记得这个日子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。

飞机停在香港的启德机场。

邱永汉随着人流出关。海关人流过往，既有白皮肤的英国人，又有黄皮肤的香港本土人。他们一律经过英国海关，也没有把邱永汉扣押下来。

还好，一切顺利。与日本、台湾的海关比，香港的海关还算松，到底是世界自由港。

邱永汉还担心国民党特务暗中窥视他，对他绑架、暗杀。原来，那时，国民党政府在香港设有相当多的机构。邱永汉一直提心吊胆、不寒而栗。

邱永汉在香港举目无亲，一片渺茫，因走得匆忙，一些熟人在香港的朋友亲戚的姓名地址均不知道。当时的香港，是远东仅次于上海、东京等城市的繁华都市。香港的繁华，对邱永汉毫无作用，他不是来此经商观光，而是政治避难。

第一步，是住进一家深巷里的简陋旅店。当时，他几乎身无分文，穷困潦倒，但在此避难，比较安全，因为这里是国民党特务所不能知道的地方。但很快，邱永汉就为自己的“胆怯”感到好笑。港英当局没有新闻管制，文坛自由自在，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邱永汉透过报纸，得知国民党军队的真实战绩：国民党的失败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。邱永汉心想：国民党连江山都快保不住了，还会有精力顾及我这个小小的政治避难逃亡人员吗？

邱永汉大大方方在香港街头走动。

表面上看，香港是中国的一方领地，商号一律是汉字，街头的人大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。然而，实际上，香港却是外国的占领地。香港流行白话，邱永汉一句也听不懂。邱永汉算是懂得多种语言的人，他从小说的是闽南话即台湾流行的方言，在东大因有来自“满州”的同学，他很快学会了国语。他的日语可以与日本人相比美。另外，他还粗通英语。

在与香港人的交往中，情急之下，邱永汉就死搬硬造一些英语。在香港，人们大都不太精通英语。后来，双方借助手势，用生硬的英语交谈。都是同胞，却要用这种方式交流，邱永汉既觉滑稽，又觉无奈。

邱永汉在同乡的帮助下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户有空房的人家，于是谈妥价钱搬进去，从此，他开始人生了第一序幕曲：寄人篱下。

下一步，是必须在香港生存下去。